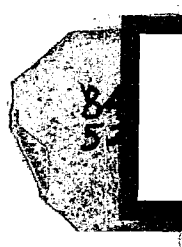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

貝 殼

源 瑞 莊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殼 貝

源 瑞 莊

我的耳朵是貝殼

牠愛大海的聲音

——若望·高克多

目錄

大海·····	一
燈影篇·····	一〇
雨絲·····	一九
夜陰·····	二八
塔·····	三七
太史第·····	四一
贛北的延安·····	四七
五月的船·····	五七
他打下一架飛機·····	七一
歸客與鳥·····	七六
赫·····	八〇

848
525

MG
I266
485

大海

先生，你也是喜歡出門的人，可是你曾用船隻去探測過海的重心嗎？那是不容易而且也是徒然的事。你看這船是多麼輕脆，輕脆却不見得就是輕巧，他一航到烟水上，便變得像一個不中用的蠢人一樣，連跑也跑不動似地，還有時會像搖籃那麼地顛簸起來。在甲板上，你拋開視野看看迢遙的海，真叫人把整顆心嘔出來。那麼似地發着愁。單是海，應該用多少糾纏不清的字句來稱讚它，想起這個來我真是爲之扼腕了。唉，先生，別說你的畫筆沒有好處，那麼漫不經意地塗了幾下勾撇，海不是就會在你的畫布上掀起波瀾，狂嘯起來了嗎？也許還點綴着水花的點滴，和磁色的海鷗的飛翔。總之，全是屬於夢幻的。可惜我就拙于畫筆，雖然我是海洋之子，我還有我們那古遠的祖宗，都是以海洋爲家的，而且我曾用輕脆的艇子去探測過海的重



3 2173 4700 8

心，但是，可笑得很，我却還不能對先生說海。啊啊，有了，彷彿是契訶夫吧——恕我沒有好記性，那麼偉大的巨人對於海，却也爲之扼腕；不過他終於想着了，他說海是大的，你看你看，這讚詞多麼親切。除了這個讚詞，我敢擔保，一切旁的形容詞都是不堪勝任的。

好在你這次就要跟我作大海的旅行。一切我所無法對你敘述的，明天你隨手就可拾得到。我得感謝你，因爲你，一個善于畫筆的人，伴着我走上這樣寂寞的船。我們的船一起了碇，你的畫具便得檢出來。你可以儘情地畫，畫了，你便會知道大海的更好更好的好處，海是大的，而我希望你的畫是好的。

或者，先生，我看你有點捨不得離開鄉土的樣子，不會吧，還是警惕着海病。是的，將離的人全像小孩子那麼軟弱。眼眶裏孕着淚水的事想來你總不會有；而昏暈和嘔吐的事我不敢從中妄言了。大海真惹人喜歡呢，不過，船這不中用的蠢人，却礙詩情，礙畫意也礙大海的風景。

我又太嘮叨了，可不是，橫豎我說不說於你都是一樣的，好在你被載到海上去遊覽就是明天的事。嘿，我不知怎樣地變得這般胡塗了，客人那麼擠，再不張開我們的旅行床就太遲了。

先生，你看我們這樣的飄海生涯你過得慣嗎？你說你愛海，愛海的人一定是過得慣的。不要儘悵望着鄉土的天野，你也躺下來吧，我們一齊來想想明天，只有一世界海水的明天。

跳腳拖着草鞋，倘佯于閒適的甲板上，這在你該是生平第一遭了。先生，你靠到我這邊來，我們一齊扶着摩托油泥的船欄看海。海，你看見了嗎？不要納罕，是這麼一張圓的幕，船是海的重心，隨時做着這張圓而大的幕的重心。海水像裙裾的繡邊拖過了船邊，往後去了，往後去了。先生，我說一句俏皮話，坐船的人是坐在機器的中央，或者不是坐在速度的上面吧。你看，這船邊不是有一個速度嗎？這速度摩擦着船，鋸

着船，沒有錯吧，除了船尾「格隆格隆」的節奏，你不是也聽見海水與船衝突的不高興的聲浪嗎。

海就是這樣的。想不到你却那麼地愛着海，愛着海却又嫌它，是的，我早就說這是睡熟了的。海。要不是它睡熟了，怕就是一個慣于飄海的老水手也會弄得坐立不安呢。那時你也不會偏愛着它了，雖則你有驚人的波濤可以畫到你的畫布上去。先生，你嫌這大海太平淡無奇嗎？那末滿足你的願望的一定是暴風雨的大海了。八月是大海顫動的季節呢。

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那就好了。這個天，明朗得那麼高，有着上了釉的磁色，偶然的陰雲猶豫在遼寬的天上，實在沒有永久的顏色。大海，受了海上歌手的安撫，汐都咽住了太息，只撒着軟軟的粉藍的盈盈的波，潏潏于天光之下。這些都是屬于詩的。怎麼的，那個天涯流浪人又抱着他那憂鬱的手風琴來了，他的手風琴是用于安撫沉鬱的海的。先生，畫筆雖然有它的好處，但是對於這樣好聽的聲樂它却也不

不中用了。唉，你不會不贊成吧，把畫布展開來，我們也來創始一個偉大的海洋。不嗎，你太鄙吝了，或者你說的也有道理，海上沒有值得言說的風物，畫那麼平謐悠然的，你又沒有那麼優雅的興緻。海給你失望吧，怎麼的，你的眼睛裏似乎有不滿意的顏色，似乎在說：來吧，海上蒼勃的暴風雨！

望望天，我說這用不着發愁。這海，像天際那塊雲霓那麼善於變幻，只要那兒來了一片彤雲，吹一口風，和勝利的預言家——海燕的嘯歌，而且八月，八月是大海顛動的季節，暴風雨便會在海上爆發起來的。沒有了夠不上生活戰鬥的快樂的潛水鳥和蠢笨的企鵝。先生，暴風雨洗過的海洋有一個晴天，一個并不陰鬱的晴天。

你是一個值得祝福的人，因為偏愛着危險的大海。

一船艙是腥而且帶鹹的氣味，連睡着的人都不敢放開膽子打鼾了。我說，這樣稠濃的氣體是可以用的。一把刀子來割切的。（船載了風，船載了浪，船與風與浪在格

門中，被抓着，摔着，立不定，脚跟似地搖蕩着。風劈着船，大海在顫動，船是不中用的笨人了。）先生，操心點。怎麼啊，旅行床的腰枝也吱吱地呻吟起來了，它變成搖籃，變成鞦韆，人却變得像衣服那麼軟弱地萎謝在它的上面。是的，你說得很好，我們的腑臟都快換了地位了。胃和腸梗在喉頭，肺囊却往下沉，往下沉，快窒息了似地。

（喂，罪過的老頭，請你先爬下床來，如果你要嘔吐的話，你看你看，把青黃的膽汁都濺到我面孔上來了。）

先生，你說你失去身體的平衡力，耳朵儘管響着雷，那不打緊，過一會兒就會好些。海，這東西原是這麼一回事，只要它心裏不舒坦，只要它厭倦着平靜無味的日子，它就會刮一些波浪，泡沫和翻一兩個身的。先生，沒有上甲板去以前，你可知道外邊的海的風景線嗎？唔，也許是一幅鬱勃的水墨畫吧！

只要攀着我的手就行。怎麼啊，連鐵的扶梯也搖搖欲墜似地。唉，我們的猜測果然錯了，海上只有白濛濛的霧和白濛濛的海水。在雲海之間，海燕是黑色的閃電，抓

起了水沫，穿過了暗雲，箭那般爽利地在白濛濛的海上掠着。先生，到我這裏來，這裏是晴風的地帶。把畫布固定在這裏，再調好了白濛濛的顏色作底子，便是海上的天空。

（一隻漁艇，擎着一張鼓起了大肚皮的帆，在海上行駛着。）

啊啊，沉下去了，那隻破了的船。不呢，桅子一斜又浮了上來。嚶，好危險，那兩個年青的舟子。海水濺得比船緣還高，濺濕了舟子們的胸脯，濺濕了他們的頭，而濺到了船帆上去的時候，漁舟就像被摔着，快被摔到海底去似地。你看，他們用鐵一樣的胳膊，把着舵，扼着纜，那麼渺小的兩個人在跟大海格鬥，就用那麼輕脆的艇子去征服風，征服浪，征服千萬頃的烟波，先生，你抓住那隻憤怒的艇子，把它以光榮的彩色畫上去，別忘記了，那天空是白濛濛的——曙光快昇上來的徵象。海水是墨綠色的，而快樂的海燕是一股黑色的閃電，是一支爽利的箭子。

你愛我講一個故事嗎？那原來是很好的。海洋的故事儘是美麗的。我年紀小的

時候，看見平靜的海，便要大人們講一個關於大海的故事；一個快樂的，看見暴風的海，便要拉着人們講一個關於人海的故事，一個悲哀的。先生，我想用最簡單的方法講述一個很久很久的事，這故事從誰的口裏聽來，我當真記不起。我在你身邊噤着不會妨礙你的畫事嗎？那末我開始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切的故事都有這樣的開始。有一位暴虐無道的國王，一天，這國王到海邊去，在那麼大的海裏失了他的渺小得像一顆沙的一枚蓋指，他便下了命令，要一個勇士潛水去尋找他那失落的蓋指。那個勇士果真投到海裏去，而且出水的時候，手裏閃爍着那枚蓋指。（嘿，真的嗎？勇士得到了什麼報酬呢。）慢慢聽吧。我不是說那個國王是暴虐的嗎？他並沒有給勇士什麼報酬，甚至於一個微笑，笑也許會有，不過那該是冷酷的笑。國王把尋着了蓋指又拋向渺茫的海裏，回頭又命令那勇士投到海底去尋找。當然，勇士以一個殉難者的忠誠又縱身躍入大海了。海，憤怒的海，鼓起了風浪，暴風雨到來了……

『以後怎樣呀！』

以後那個勇士便沒有從海裏出來，永遠睡在海底，直到現在。你看，你看，海不是激怒了嗎？一個影子，一個影子在海面上，也許那位勇士正在呼風喚雨呢！

唉，不好了，爲什麼在這白濛濛的畫布上塗下了那麼湛暗的油色呢？先生，索性再潑它一些油墨，叫這個天，蒼鬱一些不也是很好嗎？

燈影篇

窗外，今晚的天結起那麼陰翳的臉，瀰漫着低壓的晚雲，孩子，你不會害怕嗎？晚雲一直壓到我們的屋頂，簷角，怎麼的，還要壓到我們的窗前，你看你看，它掀起你額間的短髮了。

這不是太希奇了嗎，寂寞裏我們全歡喜想像一些天度外美麗的故事，但是卻不會想像到天上崇高的雲也會站在我們的窗前，蹣跚地浮游起來。我隱約看見呢。天黑得這般快！

我看，你很高興似的，今晚上你就一直守着口不聲響。孩子，不要呆呆地站在窗前了，鑲在窗邊的這個天是灰闇的；你不是害怕夜裏的噩夢嗎？

快走過來，我們先把淒迷的窗關了。到我身邊來，孩子，我爲你開一盞好看的燈。

你看，在這屋子裏，那個角落上，除開凌亂的書桌、椅子，和你母親的照片，便只有五十支燭的強烈火光了。這燈光很燦爛呢。

孩子，爲什麼儘眯着眼，用手在眼皮上儘揉着。唉，你說這火光太強烈了，難道它刺痛你的眼睛嗎？我有一方青色的薄綢，（現在已經沒有人來把它裁成一個燈罩了）好吧，把它綰在燈上，蒙着五十支燭的白光。

燈光濾過青色的薄綢，在書桌上，在蒼白的壁間和在我們貧血的顏面上，它的投射，是柔和而且靜謐的了。是嗎，孩子，我愛聽你用嘴吧說的話，而害怕你用沉默的眼睛告訴我你不快活的心情。怎麼的，連先前我們印在壁間的寂寞的影子也淡薄些了。

可是，青色的斗室還是飽和着慘澹的朦朧的情調呢。

我得感謝你，誠然，你陪着我在這朦朧的燈下過着這樣孤鶩的晚上，你不是也很匆忙嗎？用青春來陪着我，這是多麼不適合的。所以我猜想你正在那裏作夢，你懂

憬着曠場上的陀螺，或是捉迷藏的遊戲，一定是了。怎麼你又看到窗外去？

窗外，雪又下來了。冷冽的風逐着鵝絨般的雪飛。

這麼大的雪我還沒有看見。可是，不要儘看着窗外吧。我問你，可愛的孩子，你愛這個燈嗎，我感到單是我一個人的熱心也溫暖不了這偌大的一間房，不知怎麼的，往日真摯的溫情和過了時的戀意，現在變成無數的悄語，在我的耳鼓上作着重複的敘述。燈下，重溫着記憶，記憶裏是有着往事的申訴的。

孩子，你在想像着床上的溫暖，我却在紡織自己的夢了。

我徘徊在殘薄的夢裏，翻盡了過去破船的囊篋，檢取昔日靈魂的衣履。我作着火光的記憶。

便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我用手指塗去蒙在玻璃窗上的一層水氣，從指痕的罅隙間我窺探着窗外的雪。

我的鼻尖是緊緊地壓着窗的玻璃，而面頰爲着過分的奮興顯得焦紅而乾燥。

可是，像一個世界的高峯一樣，我的記憶馱着終古不化的積雪了。

在了一支燭臘飄忽的火光下，我用自己的手指熨平了我額間的憂戚，也試探着熨平她額間的憂戚。可是我們有兩個不同的世界，兩個自己紡織出來而又掩瞞了自己的世界。雖然我們有同一的創傷，而始終沒有互相申訴而作爲一種慰安，一種憑藉。我們的世界是互相隔離得很遠很遠的。

在這樣的冬夜裏，我們無言地喝了一些白水，來潤澤各人因爐火而乾涸起來的嗓門。但是卻從來不曾爲着有潤澤了的喉嚨而輕易破碎我們之間的沉寂。

（孩子，你的腮幫多麼焦紅，你也愛這樣的一個冬夜嗎。）

只有時，我們却頹然地嘆息了，用同樣疲累的聲調。是的，我們同樣清楚地瞭解我們的旅途，而偏是那麽陌生而不幸的兩個旅途的伴者。

我會隱忍了一切難耐的顫抖，試探着扶掖年輕的她，走我們荊棘的路。我沒有一些怨尤，慍色和追悔。

可是她，一個在性情上和志趣上與我有敵意的人，却報復我用仇視，陰謀和對于我不利的行爲。她拚命地掙脫了她的手，她要從我身邊走開去，去承担一切困難而複雜的抱負。

『去罷，我憎厭你，你的陪伴又是我的一種抱負。我要單獨到外邊去。爲自己而追尋磨難。甚至爲自己而毀滅。而你也應該自己去摸索你的途徑。』這樣，她便離開了我，而且隔開得很遠很遠。

在風雪中，在灰沙中，我低垂了臉，感覺全然地疲累了。

（孩子，在青色的燈光下；你的臉色焦紅得很好看呢。不要儘鼓着腮不高興，靠近些，讓我看你的眼球什麼時候已經佈滿着紅絲了，你說我的臉色蒼白得像青草嗎，也許是的。）

（可憐的孩子，我爲什麼變得這樣胡塗，爐子裏的煤全像一把灰燼了。）
今天晚上，屋外是陰霾的天嚴緊地包圍着，鋪道上沒有鳥喧，一切沉緬在苦難

中，像等待着永恆的宇宙的一個毀滅。

窗外，夜風挾着寒冷強調地吹着，在電燈桿頂端的四五根絃線上配置了凜冽的調子，也強調地吹了起來。夜，是一個魔法師，有一些恐怖，一些寒冷。

我睜着一雙疲紅的眼睛，在我們的頭頂，青色薄綢裏的五十支燭光在投射着靜謐而朦朧的湛光，似乎在對我們介紹夜的消息，恐怖，頹衰，和悵惘。

在燈的光寵下，我沒有追悔，却漸漸地悵惘起來。

可是我能夠因悵惘而了解些什麼？燈的青光是那麼淒迷，朦朧了我的一切意念。我只悵惘着走遠了的她，一個失去了伴侶的年輕的人。她試探過僥倖和不測的行爲，負過遍體的創傷，她還是失入失敗的深淵中。獨自走着灰沙的長途的人是會輕易地暴棄了自己的。

要是她再同我在這盞燈的光寵下存在的話，五十支燭光在我們的眼底是會更溫暖一些的。那時我們會珍惜着贖回來的時間，在額間不再有憂戚的痕跡遺留，

我慶幸着乾涸了一點的生命，而她也不致提防我急促的喘息了。

可是在燈下，當我燃起一把記憶的火炬，回過頭去追尋着什麼的時候，我們終于覺得已經走到路途的盡頭。袋裏所剩的青春已經無多了。

她憎厭我，她說單獨到外邊去，爲自己而追尋磨難，甚至是爲着自己而毀滅。她在灰沙的世界裏摸索着。

我們都講過旅途是疲累的。可是我們應該捧出了生命作爲命運的獻祭。雖則只低垂了臉，說不出辛勞。

（孩子，你爲什麼儘鼓着腮，爲什麼儘咬着嘴唇皮不高興呢。你叫我拿回了我的手，不要那麼緊緊地捏着你的，怪冰冷的嗎？我知道知道了，你怪我沒有講好聽的故事，你就不高興。）

（我們再加些新煤吧，伸出你的腳來烤火，既然不睡覺，烤火就不會發抖的。外邊的雪正大呢。）

（化雪的夜裏爐火不能溫暖我們的時候是有的）

今天晚上我又胡亂地思想了，孩子，你如好像在做着甜夢似的。你抬起你的臉來，你看這個燈，在我們的屋子裏。它那透過薄綢的光芒，銳利地刺着我們的眼睛，彷彿有了滿目的荊棘，不再有記憶，不再有悵惘，我是感覺着恐怖的足尖的踐踏了。孩子，你不會知道我炎涼的心情吧。我有點不自在。來，把你的小手交給我，不要緊，我的手已經充滿了溫煦的血了。

今天晚上我不想給你講什麼故事。乖乖的，等待明天。

燈光不休止地對我們作着絮語的私語。唉，唉，我想着了，我做一套魔術給你看。你看，睜大你的眼睛，看……（我站起身來，我走了兩步）……看灰白的壁上，你知道那團亮亮的是什麼？

哇！

怎麼的，你哭了，乖乖，不要害怕，這是我的影子呢。

「都是你！」我指着燈罵，爲的是要我的孩子放心。

可憐的孩子，那團亮亮的影子嚇了你嗎，爲什麼你紅紅潤潤的小臉都蒼白了，你不喜歡燈，這個鬼，我們把它關了。

暗！

一九三六，十一，廿五，上海。

雨絲

——小水滴

雨連綿着

風打着唿哨，把雨的點線緊密地吹打在我的頭上，胸上，也吹打在我的短髮上。雨水在髮間凝成了晶瑩的珠子，珠子跟珠子碰到，便順着面頰流了下來。在眼角，鼻端和耳翼都有雨點像淚珠那麼地墜着。我的衣服和鞋面久爲雨水所濕透了。

我想到五年前一個下雨的晚上，島上那條幽僻的柏油路上拖着孤獨的影子，低垂着頭的街燈慘白得那麼淒清。我對自己說：快樂起來吧，世界只有雨水和我。於是我忘却了疲乏，我又埋着頭向雨裏奔過去。突然，我撲着路上自己的影子似地跌倒了，覺得有一支針從手掌那裏刺進來，而且順着胳膊很快地刺進了心上。五年

前的那陣雨會折斷了我的腕骨，並且毀了我的健康。

沿着一條曲線似地，那傷勢一天天地往一個高峯上爬。那峯頂將是生命的終點吧。記得只應用神話一樣的醫術，我的腕骨才神話一樣地療癒起來，內臟恢復了牠們固有的位置。

以後我仍然有過許多雨天，我仍然活着。我從病牀上爬起來，一如過去的日子一樣，立在世界的一個角上，卑鄙地分一些陽光，分一些露水，而當下雨的日子，從陰霾的天空，從噙着雨水的簷角，我多分得一份惆悵的記憶和悲哀。

那些記憶和悲哀到處爲家，像雨水落到這世界上一樣。
我沒有雨衣也沒有傘。

雨天的記憶變成了我的雨衣。晴天，我把牠隱藏在過去的角落上。而下雨的日子，我關了窗又開了門，我要走。我冒着雨走到街上，披着那件在我永遠是嶄新的，記憶織成的雨衣。我走過人家簷前，走過一株株的街，樹偶然也會有一把雨傘在我

的頭頂上經過，讓我作暫時的遮蔽；但我從來沒有避雨的意思。雨的點滴灑落在我的記憶上，正像灑落在雨衣上一樣，慢慢地滲透瀾散，而且在灰暗的顏色上做下一朵朵水漬。

想像着我是走在一條沒有人的柏油路上，我想埋着頭奔跑，待有人撞到我的懷裏來的時候，才清楚自己是穿着濕透的衣服，迷茫地夾在重重疊疊的雨傘下走着。定神間，覺得是因爲記憶我流淚了，眼眶潮濕着，睫毛上挑着晶瑩的淚點如燈籠。拿手帕在眼睛上一擦，才知道是雨點不覺間在眼角上做成了眼淚。

我沒有雨衣也沒有傘。但我却關了窗又開了門，我不願戴帽子，我要到雨中去。我要到雨中去尋找過去的夢。

迎着拉開的門，風把雨的點線吹打在我的顏額上。我到雨中來了。到處，我尋到了雨點，每點水滴在我都載着一個幻夢，而每點沒有重量的水滴在我都是沉重的。設想着一片無涯溪的海洋在記憶裏展開，我便在海洋上泛着滿載的舟。輕盈

的浪做了心的搖籃。我願永遠在這青色的海上航行着；我有一片炫目的白帆，而舟是滿載着的。我快樂起來了，我說我有一世界的海水，在今天，明天而以後的明天亦然。縱使片片的陰雲從迢遙的海上吹起。而雨點已緊密地灑滿了我滿載的舟。

我却彷彿看見一滴那麼渺小的水滴落到我的舟上，只是那麼渺小的一滴，滿載的舟無端地傾覆了，傾覆了又沉沒了。

沒有重量的小水滴在我的記憶裏却是沉重而又沉重的。因為我在雨中尋找過去的夢；到處，我尋到了小水滴。我沒有雨衣也沒有傘。

我在雨中彳亍着。

雨天的沉思

我在雨中彳亍着。雨絲絲。

我有一個充滿着水滴的世界。於是我習慣了雨樣憂鬱的沉思因為我的滿載

的舟是易于傾覆的，我的沉思也易于隨着牠的傾覆而破滅。

看見那麼細小的一滴水滴，我的舟又一次地傾覆了，傾覆了，又沉沒了；於是我又一次地收回了放散開去的沉思。待重新收拾起新的鐵錨和新的纜索，重新張起了帆，滿載的舟起航了，我又在雨樣憂鬱的沉思中爬行着。長街的盡頭，那裏的雨景迷濛得多麼淒清啊。

我愛遙望遠方，（想像着遠方是去遠了的昨天和遠來着的明天。）我曾有過許多『遼遠的』詩句，當那遠方的天際驟然堆起一些黑色的雲。黑色的雲自遠而近地帶來一個淋漓的雷雨，在一個炎熱的夏季的日午；或者遠方是陰晦的，從陰晦裏射出一道箭一般的閃電，還有一聲霹靂尾巴似地拖着，在一個雨季的黃昏。

遠方便是我沉思的憂鬱之家。

雨密密地做了空間的以太，它彌散着陰鬱的種子，我的沉思在時間上會有所起伏，我離開去遠了的昨日，帶着生命的記憶，於是我懷戀着遠方。而當我向遼遠的

明日的路出發的時候，我期待着遠方，生命彷彿從一個遠方到另一個遠方，但是我沉思的却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沉思着陰與晴，黑暗與曙光，生與死。這些距離在極短促的分寸之間，她們聯合在一種和諧裏，彼此對流着。時間與空間便爲她們造下一種井然的宇宙的程序。

我沉思着生與死，憑着我過去的記憶沉思。我追尋生命的本質，但對於那陌生者，是一隻撲着日色翹翹躍而來的神鷹吧，却彷彿有莫名的戀戀之情。雖然在那刹那的盤旋之間，留下來的只是灰燼一樣的悲哀和無限惆悵的記憶。我只能支着病體和折斷了的腕骨坐起來，望着宇宙外的天空而無所禱盼。

沉思在昨日的病牀上徘徊，而昨日是被拋棄在無數的日子後邊了。我蒼白着臉，躺在昨日的病牀上，變成一個烟雨中的迷路者，在迷濛的去路與來路之間躊躇着，像從草堆裏拾得生命似地我偶然地溫暖起來，不再像壁虎和蛇那麼冰冷……

我的舟在迢遙的海洋上航行着，白色的船帆無休止地在墨綠的海水上作快

樂的翩躚舞……我又看見一滴那麼渺小的水滴滿載的舟上來，只是那麼渺小的一滴，滿載的舟無端地傾覆了，傾覆了又沉沒了。我又彷彿覺得我是因為記憶而流過淚，拿手帕在眼睛上一擦，睫毛上挑着的是雨點，我竟昧於這淺顯的經驗啊。

我又收回那放散開去的沉思。我的沉思永遠是待續的，也永遠無所獲得。但讓那些悽苦的記憶仍成為記憶吧。而我也將這樣記憶着：有一天。我到雨中去。衣服和鞋子全為雨水打濕。那雨彷彿正是五年前那陣夜雨。

在旁人看來，我像一匹詭秘的夜貓。我仍然在雨中彳亍着。

晴

雨連綿着。

雨的烟和柳樹的烟有同樣悵鬱的顏色。透過廣闊的視野，是一層灰濛濛的薄紗，織着橫直參差，平行的雨的點線，街道起了雨的烟，屋頂起了雨的烟，楊柳樹也起

了雨的烟。雨的烟和雨的烟以同樣悵鬱的顏色互相滲透，互相溶解。這是雨景。

心在一種莫名的悵鬱中，我仍然在綃細的雨中介于着。把期待寄在一片晴天，一片陽光上，如在茫茫的暮色中期待一髮青葱的山巒一樣。

輕的風夾着霏霏的雨絲吹着，像一隻曲子的纏綿的尾音似地。我的面頰不再覺得縱流的雨水，我不再看見雨傘的骨骼，不再看見套鞋的脊背。水管和陰溝在匯集屋頂和街道的積水，柳枝爲風拂動着，水滴由新綠的葉端墜落。

雨的烟和柳樹的烟漸漸地湮沒。灰濛濛的薄紗也已飄散。在遼遠的天邊，霧氣爲探出一點紅舌頭來的初苗的陽光所照射，所屈折，便在穹窿裏劃下一弧紅色紫色相映的虹，從遼遠的天邊迤邐到遼遠的天邊。

白色的雲朵在晴朗的天空裏飛散，聚合，一團團地追逐，變幻，如一羣草場上的孩子們，那明晴的光彩在濡濕而陰晦的眼睛裏放出溫煦的閃灼。

陽光晒着竿頭雨濕了的衣衫和發了霉的被褥。陽光給一切以和平與美麗。

沒有了小水滴，沒有了沉思。我在陽光下彳亍着。

夜陰

冷的口哨

夏夜。鐘聲走着迢遠的路。

天空洋溢着湛藍的海水，田野洋溢着湛藍的湖水。柳樹和茅屋起了海上湖上水氣的烟；烟和烟的顏色織着沾沾的夜霧。湛藍的水，烟和霧沉甸甸地停滯着，顫蕩着夜涼的柔波。露水滴落在泥土上沒有一點聲音，鐘聲走着迢遠的路。

風沿着黑色的電線長地吹着，從黑色的方向到黑色的方向。以疏落的電線為絃索，低低地彈奏着。靜靜地聽着窗外的風，有時竟被疊於一陣樹葉子的沙沙聲，而急忙推開了窗，因為那聲音親切得像是一個朋友的聲音。

行車道上的電燈透出疲紅的光芒，透不過漫漫的黑色的夜霧，在黑色的四周

兀自做下一地圓圓的光。一幢走在行車道上的影子在每株電燈桿下亮起來一次，也好像快樂起來一次似地。夜裏的路程也許是以電燈桿來計算的，在那恐怖的心裏秘密地記憶着走過了的電燈桿的株數。鐘聲走着迢遠的路，黑色的影子又一次地被吞噬了，被吞噬了又消失了。留下黑色的塵霧，和一聲長長的口哨。

夜充滿着沾沾的黑霧。冷的口哨在夜的膠片灌下黑色而冷冽的音符，在一個夜的守望者的耳邊作着無休止的黑色的低吟。

那口哨在廣闊的夜空裏是寒冷的，它冷冷地游泳又冷冷地湮沒，像一些冷的流質。

是誰，支着頤在傾聽夜的消息。

夜的消息，一點風，一些黑暗，鐘聲走着……：

黑色的蚊蚋和黑色的蟲豸，使房間的角落有黑色的熱鬧。有一些淒迷感的夏夜是最能留人獨自的。我深深地坐在一隻籐椅中，久已習慣了的蒲扇的霉味也丟

得很遠；於是一點風來到我的房間裏。沒有睡眠，沒有燈。

我靜靜地看着鐘聲走着迢遠的路。

我聽見從窗口飄過的寒冷的口哨，那是一個寂寞的影子吹給寂寞的自己聽的。我愛一堆黑色的影子寂寞地繪着我。我願那個夜行人寂寞得只吹口哨，而他的沉思是空白的。他的脚步不要像一個侵曉歸來的舞客那麼慵懶，也不要像一個深夜歸來的賭徒那麼蕪亂。我願他不是舞客，不是賭徒，他也不會喝酒。祝福他只有智慧，而且在他的心裏寶藏着許多可驕傲的秘密。讓他像一支通明的燈，燃在這黑色的午夜之心。雖然他的口哨冷得那麼寂寞，冷得跟夜有同樣暗暗的青色。

是在一個時候，一支通明的燈燃在夜裏，不，一個人在世界上生活着——從空虛的心裏一個稔熟的陰影亮起來了。我知道這是每個敘述的開始，但不幸却也經做了這個敘述的平庸的結局。

那個人也會吹口哨嗎，冷得那麼寂寞，並且跟夜有同樣暗暗的青色的；

我只靜靜地守望着這個有一些淒迷感的夏夜，我不願對寂寞的自己所敘述，當有一聲那麼寒冷的口哨從窗外飄過，在一個只有鐘聲的夏夜裏。我沒有睡眠也沒有燈。

燃起一支殘燭。

破碎的插曲

我把手指染黃了破碎的燭光。昏倦的雙眼像在池水裏閃動着。

像無數匹密色的野馬奔進房間裏來，那支膠豎在燭台上的殘燭垂着淚抖到最後的一刹那了，劈劈剝剝地跳着殘餘的火星，薄薄的火光跟飄忽的暗影掩映而成和諧的恐怖。

人像是疲乏到了極點，虧損的精力閃到了最末的一道防線，再頹敗下去該是睡夢的領域了。各部器官像經久失用似地失去了固有的平衡，而且縝密地窒息着

游離着夢的灰塵。

我記得人是坐在藤椅上，手裏展開着一封發黃，久遠的信，那些黑色的字粒手攆着手似地在紙上跳潦草的舞。雖然生活漸漸地使我清楚那麼些字，但是我却不忍心去撫摸那些含意。

朦朧中覺得我已經走進一個古老的村莊，它是記得我的名字的。在路上，我拾取一片片彫殘了的笑如落花，野火般捲了過去的童年的幻影。有一些記憶是流連在青翠的小樹上，在蝕着青苔的籬門和白蘚的階石上，在一泓爲倒柳之梢點碎了的池水上。但這些都是顛覆了的，顯得蒼老而荒涼。連紅杏白菓的園圃都消盡了溫馨。

我蹣跚地獨走在村道上，人烟稀有的小徑上，柳絮凌亂了的墓道上，我尋找着過去的夢，一片游動遠去的烟霞。

在寂靜的村道上，啼倦的鳥埋首在自己的采翎間，作溫暖的憩息。田邊的砌虫

吐着蔓草的野香，輕風裏，有一株株麻黃的狗尾草歌舞着。而我踉蹌地尋找着一座荒落的土園。

在發了霉的柴扉上輕輕地叩着門環，靜寂着，那夜裏深閉的土園，望過一溜矮竹籬，園中的一切仍舊，老牛蜷匍着反芻青色的食物，放牛的人憩睡着嚶語模稜。我躡着腳尖偷偷地窺逗窗櫺，在熒熒的燈光下，那塵封的屋角上，橫結着蛛網，還有鼠子的溜躡。

在煤油燈照亮了的夜色裏，乃有一幢寂寞的身影飄搖着。燈影在牆壁上繪一個白紙一樣單薄的老者。

夜裏。我喚不出那個身影的名字。

彷彿我變得蒼老了，煤油燈已照不亮自己暮色的。

燭台上的殘燭已燒盡了，火光簌簌地跳了兩下，密色的野馬從四個角落包圍攏來，隨着死滅了的火光留下一縷裊裊的青烟，在夢的頂端盤繞。

房間裏爲黑暗佔領了……

曙光

沒有了夜行人的寒冷的口哨。

我又睜開了眼睛，房間裏因爲多了一縷青烟而黑暗着。疲倦使我倒身在被褥上，蒙着頭却未曾入睡。鐘聲還是軋軋地走着迢遠的路，在深夜，像一個朋友的絮語。我感到還有一點喜悅嗎，我想開了。

夜夢是綺麗的，那是織在彩虹和烟霞之間的小天地。紅塵起處，依稀有仙女聯袂出游的踪影。或者一伸手竟輕易地搖落了滿天絢爛的星斗。

我不會做過這樣多采的夢。現在也未懂憬着甜蜜的睡眠，因爲我害怕夜裏的惡夢。一個人深夜獨坐，不着邊際地想起了他也許會無端地死去，於是害怕黑暗，又期待着曙色的到來，而眼睛遂燃起兩把炯炯的火光，變得像一隻夜裏的貓。我是常

有這樣孤寂的夜晚的

一夜，有同樣的孤寂伴我在黑暗中戰慄，戰慄又喘息，我永遠困頓在空闊的夜裏，夢幻着童年的時候，我會變得一個彎了脊背又長了蒼白鬚髮的老人，而我在分取陽光之餘，依然要分取一個個沒有陽光的黑夜。

我衷心地期待着一線曙光落在我的床前，而且篩在我的顏面上。

瑟瑟的窗外，柳葉在繾綣着裙裾的繡邊，昆蟲響着惆悵的顫音。沒有月亮，沒有天。連吹着的風也是黑黝黝的。鐘聲摸索着黑暗的路。

尋出一支烟抽着，烟圈是花白的。

我把期待寄託在那幾顆閃爍着冥冥的光的星點上，透過花白的烟幕，我凝視着。

窗外的矮樹也許彎曲着腰枝，晃着頭，不勝凝重的露水似地。這些在我全是漠然的，我只默對着冥冥的星點，而想起臨將遠來的曙色。

夜色凝重，黑暗漫漫地從西方的地平線緬沒下去。午夜沾沾的霧氣瀰瀰地散開，陰積於西方的遠處。而在另一方向的天隅上，那灰色濃漠的樹梢，曙色熹微的光芒在窺探着茅舍的檐角了。

在灰暈的天空上，曙色從舊世紀似的遠方浮泛出來。一點紅色的舌頭舐着凝靜着的天空。

紅色的大太陽從東方地平線上滾出了半隻圓弧，漩渦似地旋轉着，正如在渾沌的宇宙裏，太古時代的地球摔散着熾熱的火花。

血液重新在血管裏跳躍起來。

一輛遠來的火車載着早晨而來似地，輪子嚙着鋼軌，輾出怒吼的聲音。喘哮着，在天空裏拖着一帶濃黑的煤烟。

晨安。

塔

傳說中有一個建塔的工程師費了畢生的心血一手設計一座大塔。那座塔落成的時候，他發現了塔中一點小小的但却使偉大事業有了不可磨滅的缺點的錯誤。終於他從自己造成的塔頂上跳到地下，粉碎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個傳說中的建塔者是一對青年男女。這是兩個相愛的孩子，兩個充滿着新鮮意味的靈魂隨着日月的增長，一種無形的感情結實得像實質的磚，實質的石一塊塊地堆砌起來。泥土是結實的，磚石是結實的，在無形中，一座傳說的塔在建築起來，世界則彷彿變得狹窄，因為那塔尖終於高高地聳立在土地上，高出了一切。

再有一個傳說……

這是為什麼在這小城中也有着一座古塔。

在許多村鎮中也有着塔。

這又是爲什麼人們喜愛選擇着有塔的地方居住，選擇着沒有塔的地方耕種，畜牧，甚至讓那塊土地長年成爲荒漠，蔓草蕭瑟，堰鼠掘土。

山川，樹木，蔚藍的天和灰漠的天，村落人家，這天地，做成了沒有軸心沒有方向的旋轉，在長途車的輪胎下旋轉着，變換着。我讓風砂梳了頭髮，洗了臉，景色却美麗得那麼荒漠。儘管那是古道，那是關隘，那又是一個春江暖流的日子，多麼豁朗的是沙渚，多麼陰暗的是港汊，何處方是遠行人登舟的渡頭，何處不是投宿者叩門的人家。然而縱橫千里，極目都不能減盡遼遠。遠方是有雙塔像孿生子女的。

入夜，細雨織入斜風，長途車顛簸着沒有火花的生命，到達了靜寂無人的小城車站。我摸出了柵欄，借着橘子攤上的燈光，用遲鈍的觸角似的眼睛摸捉着紙片上模糊的字跡，看見了，那是要將生命寄託的一個地方。我坐在一個車夫的喘息上，模糊地說：

『太史第。』

是這樣昏黑地投奔了太史第的房屋。又是這樣昏黑地去叩了黑漆的大門。我跟這座黑漆的大門相見，不待我多逗留在門階上，多端詳那黑漆的面目，是立刻就闖別後友人的笑聲把我迎進去的。我看見友人的凌亂的床，凌亂的書桌，我知道他們是在這冷靜的市梢安居着的。

在那凌亂的房間中，我分取了凌亂的睡眠，我輾轉着想，人們喜愛選擇着有塔的地方居住。

『這地方有一座塔嗎？』於是我問。

『沒有。』

『沒有嗎？我不相信。』

『明天早晨你就知道。』

第二天的早晨我知道了。陽光透過窗子把一個巍峨的塔尖照射在灰白的壁

上，我跳起來，一座塔要向屋角上倒下來似地聳立在窗前，那麼地迫近。我從此知道人們又是怎樣喜愛居住在塔的陰影裏。

另外一個暮色蒼茫的黃昏，我站立在太史第的門階上，對着在暮色中漸漸老去的塔。

再有一個傳說……：

時間不讓人停留，時間在老年人的身上取了生命又換上死亡，其建塔者是不復可知曉的了。這不是一個傳說，塔的陰影冷壓着多少跳躍的生命，它是多麼安靜，而安居着的人們有着多麼凌亂的床，書桌。

東部的炮火已經撲向了杭州，我却走出了那黑漆的太史第，撲向了炮火。長途車的輪胎又向前輾轉着了。

塔，一座座的塔向後倒下去。

太史第

在現在和過去的兩根柱子上把記憶的線索延長起來平穩地走過這條索子在我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極星一樣寒冷的，我已經習慣于寂寞，也時常在這索子上跌交。夜來，黑暗等於寂寞，我甚至害怕了。

還有什麼可說的？那時上海的近郊已進行着戰爭，從火中逃出來的，每隻憔悴的臉嵌在車窗上，從我的眼前經過。我要追上去，對那些現露着不滿的憔悴的臉說：說這苦難將先後地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像我所知道的。我也是在火中毀了過去的人。從上海被吹出來，我主翁主化走了許多荊棘的路，纔像一粒砂被吹落在鐵路線上的這小縣城。

到金華的第一天，我住進太史第巷最末的一座房子。車夫在黑漆大門前停下

步子，搖了一陣鈴；黑漆大門立即開了，幾張熟稔的臉探了出來。我被一陣寒暄的聲音迎了進去。從此我便有着這些可怕的記憶。那是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浙西的鄉間綴滿了鮮紅的楓葉，我的記憶便像楓葉一樣地鮮紅，一樣地褪不了顏色。

這是一座舊式的鄉間的建築，有着黑漆的大門，暗灰的牆壁和一片會遮出太多陰影來似的屋頂。在平靜的年代，這該是好的住宅，兩個廂房各向東向西坐落，一個舒適的大廳吸收着南來的風。廳前還留着一方寬敞的天井。隣家的槐樹探過枝極來，烏鴉便時常來到天井中，咕咕地叫着了。

我深深地沉在一張古舊的圈椅中。玻璃窗上發出着一陣嗡嗡的響聲。一隻蒼蠅迎着透過玻璃射進來的光線想衝出去，撞落了玻璃窗上的灰塵，並且發出一陣陣嗡嗡的響聲。

像一個神經病患者似地，我癱癱地展開了爲萎黃下去的陽光所染黃了的五隻手指，我是缺乏血的色素的。一點風來到我的房中，於是我想開去。

這是人住的房屋嗎？

烏鴉又來到天井中，咕咕地叫着了，我彷彿看見它撲擊着黑色翅，讓音的小靈魂灑落下來，讓音的小靈魂到處踴躍。我說這不是人住的房屋，並不是我諱忌那來到我的天井中的黑色先知；雖然那是唯一被斥爲不吉利的鳥類。我說的是，這房屋根本造得乖蹇，甚至根本不應該建造。

難道這是人住的，生命寄託着的房屋嗎？

更令人寒慄的應該是站在那門階上。巷中杳無人跡，太史第承襲着幾個世代以來的傳統的寥寂似地，連家屋的門也深深地閉着。黃昏，北寺塔顯得更近也更高了，每一個塔尖更描着陰森的魅影。爲着塔，爲着烏鴉，爲着彷彿會做出太多陰影來似的屋頂，即使是有着晚霞的天空，也是沉鬱的。

我變得極不喜愛燈光，更不喜愛黑暗。我想，這不是人住的房屋。太史第的古老的氣息窒息着我，冷壓着我的跳躍的生命。房中也曾充滿着朋友們溫馨的笑聲，談

的是從上海近郊帶來的悲慘殘酷。我可以從那些一車車載過去的憔悴的臉上看到。明白戰區裏的悲慘和殘酷只能增加我對於太史第的煩躁，同時，黑漆大門，暗灰牆壁的太史第的封面畫也變得更加可怕。漸漸地，我變得神經質，夜裏做起奇異的夢來。

是的，我很久很久未曾做過一個夢了，甚至我還未曾有一次甜熟地睡過去。在童年的歲月中，我做着旖旎的夢，酣熟地睡着。夢見在茂密的森林中，我看見蛇長的火車無端地跌墜在萬仞的深谷裏。而爲颶風吹去了屋頂的房舍更無端地有了完好的屋頂。可是這些是去遠了的事，在這些年月，我沒有一次睡過去，很久很久也沒有做一個夢。我只把自己的鼻尖埋在書本裏，任戶外是如水的車馬，噪雜的人聲。我只愛沉思的片刻，深深地沉在一隻古舊的圈椅中，而且像一個神經病患者，癱癱地展開了爲萎黃下去的陽光所染黃了的五隻手指。

可是我想，要是我也能夠聽見砲聲，看見像開北那樣的大火，我是可以安靜下

目己來的。一陣陣嗡嗡的響聲又從窗中發出，那隻蒼蠅迎着透過玻璃射進來的光線想衝出去，撞落了玻璃窗上的灰塵。我突然站起來打開窗子，窗外正逢着樹影斜掃在貯水的缸中。人家是年少而無憂的，我想。

另外一個白天，一切仍是靜寂。飛機上的炸彈開始在火車站兩點一樣地拋落下來。我想起的却是毫不相關的另一件事。那些炸彈甚至不能給太史第的止水起一點波動，不能把太史第的屋瓦震落一片！不是人住的房屋還要叫人住下去。

我去買了二十六寸的箱子，儘可能地裝進自己的東西，又戴起從來不戴的帽子。我要走。

我到火車站上去。十二月初的杭州已經早聽見北來的砲聲了。我要坐火車到杭州去。可是火車站已經荒廢了，車輛也早就停了火，沒有煤也沒有水。甚至那一隻憔悴的臉嵌在車窗上，從我的眼前經過，要從動亂到安謐的地帶裏去。我久久地站在月台上，拖着每個人問起開往杭州的車輛；他們先是詫異，然而他們隨即又笑。

了。是的，杭州去的車輛已經沒有也不會有。我彷彿從耳後聽到一些語片，他們在說我是神經質的人。

每天，我久久地站在月台上，我盼望着能有那麼一輛車儼我到可以聽到砲聲的地方去。可是車站是荒廢了，連人的影子都極稀少。我感覺着希望的幻滅，我不宜再一天一晚地在待車室的地板上睡下去，我得回到太史第。可是，單是那黑漆大門，暗灰牆壁的太史第的封面畫已經使我害怕。

難道這是人住的，生命寄託着的房屋嗎？

我終於從火車站回到那扇黑漆的大門內去了。白天我在火車站久久地站立着，夜裏在待車室的地板上睡去，已經有着不少的日子，沒有捕捉到一輛北行的列車。可是只要我只回到太史第一夜，第二天，我到底戴上我不戴的帽子走開了。

贛北的延安

我多麼不想冤枉年青人的一份熱烈。可是徘徊在房間裏的幾個人，突然從地舖上跳起來的，從窗口那裏背過身來的，或者經過一夜失眠的第二天早晨，從被筒裏露出一隻深慮的臉來的，說，這一次決定了，要到陝北去。這幾個人，完全是被幾個不同的原因苦惱着。

雖然，陝北並不是煩悶青年的收容所。陝北是寒冷的，陝北的小米飯和冰雪所招待的，却是從不同的方向匯流而來的年青人的熱情。

我先要承認那時的我也是被某種原因所苦惱着。在什麼地方，我看見兩隻深邃得像兩盃玄色的美酒的眼睛，而又在夢寐中看見。不幸我正徘徊在不得不飲下那兩盃玄色的酒的年齡上。於是我照例有了一次像許多人所有的軟弱。

那時，我們幾個人差不多是完全地疲倦了，住在南昌市內的一個寄宿舍中。第一個想到陝北去的念頭不想再來說；總之，也許極其偶然，那却不是在一次轟炸中，而大概是在一次買賣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這樣的買賣是不能避免的，操着陌生的口音去買東西，有時可以比旁人貴上一倍。

他却抓起了已經撒下去的錢，跑出舖子來，憤恨地想着：『難道我沒有了家，有了家又回不去嗎？這地方我留不下去，我要選擇一個流亡人多的地方。』

於是他從窗口那裏背過身來說，要到陝北去。接着便述說以上這個買賣的經過。到一個流亡人多的地方去呢，雖然還沒有捲着舌頭講話的一點本能，但是到了陝北，有許多日常用品可以豁免，（他剛才去買的是一盒雪花膏，）不能豁免的大概也沒有地方買，無須買。而且陝北的商人不至於太混蛋，因為那是一個外方人最多的地方。

我們是四個人。冬天就站在我們的窗外，據說一九三七年南昌的冬天比往年

更冷。這寄宿舍因爲是用一張公文借來的，既未花錢又沒有送上任何人情（人情也可以說有一點，那應該是『我們是流亡學生』吧！）也照樣用一紙公文批下來，寄宿舍借給我們了。夜裏，棉被上彷彿蓋上一層寒霜，輾轉在冰窖一樣的被窩裏，也還有說不出的謝意。

現在，門窗緊閉着。他原是站在窗口上，望着窗外的冬天想起陝北的風光的；背過身來的時候，仍然站在窗口上。我們三個，擁被坐在地鋪上。

『陝北太冷了。』

『不能憑南昌的冬天去想像陝北的寒冷……』

我突然從地鋪上跳起來，拿一條皮帶繫在腰上，這是非常時期的服裝了。根據我那時的『軟弱』和軟弱中的失意，我第二個要到陝北去。

從兩個人到四個人的過程是并非幸福的。在我們中的兩個人開始憧憬陝北膚施的那一天後，沒有幾天，第三個人的家鄉淪陷了。再過幾天，第四個人的父親死

了。他已經是最後的一個躊躇者，經過一夜失眠的第二天早晨，從被筒裏露出一隻深慮的臉來說，這一次決定了。要到陝北去。

甚至一次也未曾想起，陝北不是青年們躲避煩悶的地方。我們在計劃着到陝北去的路線了。

首先，我給家裏寫一封長信。我重複地說自己是長大了，說長大了的青年很需要替國家做一點能力所及的事；雖然還未曾有一點稍具有貢獻性質的技能，但是我決心要訓練自己，訓練以後讓自己成爲配合到戰鬥裏去的一份子。這樣我提出了到陝北的決心。最後，爲着減少父母的惦念，我說，到了陝北生活便會好起來，吃飯好，睡覺也好，而且在任何場合下都可以安排下自己。……

第二封信寫給另外一個人。爲着那兩盃玄色的酒，她已經知道我要到陝北去的動機了；可是在這封信上，我說着同樣的話。

一個最大的問題發生在行裝上。我們揭開了二十六吋的，三十二吋的衣箱，立

刻，一陣昔日氤氳着的芬芳發散出來，刺激着我們的嗅覺。

過去，我們是有美好的生活的！

於是把衣服一件件地攤開來，那衣襟上是曾經簪着一朵小花的，那肩膀是曾被一張紅膩的小嘴彷彿在說話似地嚙過的……而且這些衣服全參加過歌劇，晚舞，和音樂夜會。我們的髮漿也只用剩一半。這些是美好的過去的遺跡。

『但是，讓過去的過去了吧！』

衣服，一件件地拿被單包了起來，包成沉重的一包包，打算臨走的時候送到當舖裏去，讓身材一樣的人去做同我們過去一樣的夢。

我特別珍視我的棉袍了，那是一件棕金色的油光煥發的棉袍，它和我的蓬亂的多脫落的長頭髮是相稱的。在寒冷的冬天，穿着一件棉袍還是寒冷。但是想起陝北，那種不可思議的寒冷和荒漠，到底只穿着一件棉袍，任是刮風化雪的日子，也不再添上一件便跑到街上去了。

覺得這還只是一小部份生活的鍛鍊，憑着這一點鍛鍊是不能到陝北去的，同時也無法表示決心。於是便擬草起『南昌的延安生活』。

贛北冬天的早晨在一件棉袍，有着難耐的嚴寒，而且冬天的日子是多凍雨的。早晨五點鐘便從地舖上起身，穿着一件棉袍，而且在腰間繫一根皮帶，完成了很好的非常時期的服裝。

我們站在凍雨裏做着晨操，鐵片一樣冰冷的風吹得身子直抖索，手僵凍了，拿手去摸一下鼻子，那也是僵凍着的，而且每個人除了他自己，看見其餘的三個，鼻子是漲得通紅的。

晨操以後，照例是早餐。但是，你相信延安生活中會有早餐嗎？一個住在黃土窟中的抗大學生，每天領到一斤四兩的小米，五分錢的柴，油，鹽和蔬菜，想來是不會有早餐的。我們摹擬的延安生活也沒有早餐。一個擺在寄宿舍門前的油煎餅攤，油的熱氣做成一縷縷微青色的烟浮游在鍋面上，浮游在冬天的早晨的冷風中。賣煎

餅的老人用長長的竹筷翻着油鍋中的餅，誘惑似地挾了起來又放下鍋去。灶下的柴火剝剝地響着。

午飯，我們擠在人力車夫，苦力的羣中走進一個小飯館。就是有一個好太陽的日子，一盞掛在屋樑上的灰黃的燈還是燃着。我們扶着一隻油黑的破桌子坐下來，這隻桌子的一邊靠在一隻廢用的塵封的櫃桌，櫃桌上凌亂地堆着一些破衣服，麵粉袋之類的東西。爲着說明我們是在黃土窟中吞嚥我們的小米飯，我走過去，用手拍一拍那櫃桌上的一堆東西，黃濁的灰塵立即飛揚起來，散落在粗淡的菜蔬上。

『在延安，沒有灰塵是不算吃飯的。』

『灰塵倒不見會有，風砂怕不會沒有吧！』

在街上，風砂捲起來了，風砂老是像風媒花似地向這小飯館直灌着，飛播着。吃飯的時候也得睜細着眼，吃飯的時候也咀嚼出泥土的氣味來了。

南昌的延安生活就是這樣的。

一個更大的問題發生在交通上。到陝北去，唯一的路線是穿過漢口。到了漢口可以投奔到一個有關的機關裏去，從那裏可以得到抵達目的地的路線和其他的指示；到了漢口可以買到皮衣、皮帽了。可是更大的問題仍然發生在交通上。

我們搬出寄宿舍，住到南潯鐵路牛行車站的月台上，打算扒上一輛難民列車到九江去，從九江再趁長江難民船向武漢進發。

是的，我們要到陝北去，在那冰雪的土地上堅苦地訓練自己，讓自己成為配合到戰鬥裏去的一份子。我們中的第一個人在這地方留不下去，他要選擇一個流亡人多的地方去廣續他的生活。我是有着一一些不必要失意的，開始用創傷的心去厭惡一切，我在憧憬着一個離開生活着的地方很遠的另一天地。我們中的第三個人是新近失去了家鄉。而最後的躊躇着，他的父親死去了。

牛行車站堆積着太多的人和行李，停在月台上的車廂也堆着太多的人和行李。可是太多的車廂一節節地散開着，全沒有一個機關車。我們原是蹲在一隻牆角

下，月台上一有動靜便伸長脖子來張望，總看不見一個機關車。

車子不是沒有，只是太少。難民列車也會有過，却再也擠不上去一個。我們巴望着每一個機會，機會却一個個地載着另外的人物開往九江去了。

第二天我們搬到南昌南站，浙贛鐵路的長沙南昌段還留着我們的最後一線希望。經過數次轟炸的南火車站，飛機還不時地可以來到頭頂上盤旋，車站上的人却仍然有那麼多。行李像小山一樣地堆起來，人像海洋一樣地展開去。每一個浪頭在沖激着，湧上前。坐車的權利是多麼凌亂地被撕拆着，多麼無秩序地被吞嚥下去。我們巴望着每一個機會，機會却一個個地載着另外的人物開往長沙去了。在南昌的南火車站，我們蹲在一隻牆角下，成爲不善波動的海洋中的浪頭。五天的等待，五天的飢凍，使我們斂起了希望。

到陝北去！我們回頭了，仍然搬進一洗如空的寄宿舍，過着不敢互相言談的苦日子。

以後，跳上贛江上南行的船，我突然想起：

陝北的小米飯和冰雪只招待真正的熱情，懷着一份煩悶而去的人，無論如何也走不通。

五月的船

我的耳朵是貝殼

牠愛大海的聲音

——若望·高克多

我們來的時候，我們的父親已經漸漸衰老了。在陽光下，父親的臉是赤銅色的，有粗大的皺紋在臉上，年輪似地深刻着。父親有一雙枯渴的眼睛，飽和着海水的鹹味和海洋的祕密似的。而那背脊從什麼時候起已經開始彎曲了，從船上背着沉甸甸的網回家的時候，連胸膛都古怪地深陷進去，喘氣和脚步也一步一步地沉重起來。我還記得父親的長長的鬚鬚有蒼灰的顏色，在咳嗽的時候，每根鬚鬚也微微地顫抖着。後來，父親又喝了一點酒，那是當海上的風使他寒冷的夜裏。我們用着埋怨

的眼光看着父親的酒杯，那埋怨的用意他已彷彿感覺到，時常歉仄似地太息起來。『這年頭，連棉襖都欺負我了。活到老，還沒有看見比今年更冷的冬天哩。』事實上，在父親，冬天只有一年比一年更冷下去。雖然每個冬天在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沒有棉襖。

父親曾用結實的纜索抽打過我們的背脊，像他的父親從前抽打他的一樣。但是，我們都覺得父親的膂力也一天衰似一天了。

跟父親在一起活了幾十年的母親也跟父親在一起衰老了。母親不跟我們到船上去，她整年看守着海濱的茅屋，替我們燒飯，在魚汛季節裏，她把黃花魚一尾尾地曝曬在竿頭，又自己醃了芥菜，我們的網太舊，時常走了線，甚至脫了底。這樣使母親太辛苦了。每次母親坐在茅檐下補網的時候，她戴着老花眼鏡，背駝得像一把張滿了弓，胸膛更整個地陷了進去。實在，母親是比父親更老了，母親的頭髮幾乎全是蒼白的，眼力也很壞，牙齒只剩了三根門牙，而這三根門牙又不知在那一天便要

掉落下來。但是母親的心地永遠是美好的。她擔心着我們會太勞苦了自己，怕我們風吹雨灑。在八月，海上暴風雨來的時候，我們還是到海上去，我們說不出留在屋檐下的母親有多少心焦。然而，母親是老了，老得連在點煤油燈的時候，手都在發抖着。

不但人那麼地老了，就是我們的船也一天比一天不成了。我們只有這條漁船，很大却也很舊。兩張帆架在兩根高高的桅檣上，越來越顯得破爛和古舊。我們很愛惜自己的船，每年要讓它擱淺在沙灘上刷洗一次船底。海上的藤壺和小貝殼成千成萬地附着在船底，船邊和龍骨上，是可以減少船的速度和生命的。而當每次向父親說起買桐油的事，我們完全是因為愛惜自己的船才敢在父親跟前提起的，父親的眉头立刻繃起來，額上的縐紋擰在一塊似地太息了，用低啞的聲調：

『桐油是我們的血，這條船不知道吸去多少我們的血了，父親的，我的和你們的。』

但父親究竟還捨不得眼看着自己的船一天天地朽舊下去，去年夏天我們還

照樣修整一次我們的船。我們趁着春天魚汛過後的二個月光景，把鐵錨拋在沙灘上，捲了帆蓬又收了纜索。從早晨到昏黑，我們爬進船底！仰躺在沙上，一個個地剝去那麼些附生在船底的小貝殼和藤壺。於是應該髹漆的地方我們髹漆，應該加筍柄的地方加筍柄。二個月，我們沒有到海上去，但是二個月，我們比在海上更忙，在二個月中，我們的帆蓬和幾張漁網也修補好了，我們的船是重新髹漆的，我們的桅檣和雙槳有可靠的力量，而土瓶中的麥酒和船艙中的淡水也是充足的。

那是一個曬網的季節，港灣裏的海水是蔚藍的，浪花像一朵朵盛開的白蓮，海上沒有航行着的漁船。在島的邊沿上，麇集着樹林一樣的沉默的桅檣，漁船像一條條大的蟲豸似地躺在沙灘上。夜來只有疎落的幾盞風燈在桅檣上搖曳着，人們都攜着土瓶和燈回家去了。

我們來的時候，我們只看見島嶼和海，現在我們是年青的船夫和舵工。那些數不清的晝夜，三萬六千噸的烟水和狂暴的波濤，把我們的快樂的世界裝點得很狹

率也很廣闊的，我們有天賦的結實的胸膛，粗的臂膀和大的手。

我們是成千成萬辛勤的人。

東南風又吹了起來的時候，八月，是大海顫動的季节。一個靜靜的夜午，潮水在巖石上漲落着，海水送着流波，我們又把帆蓬升起來了。漁船絡繹地用新的速度駛出港外，又漸漸地在深海中分散開去。把希望堆在各人的臉上，這是我們夏末第一次的出海。

風打着唿哨，海浪一陣陣地從船首捲過來，激起浪沫，打在我們的頭上，打在胸上。把舵的老人在自語地說，過這個冬天便可以編一只新網了。

憑着我們的目力，衝過黑暗的幕幔，我們把船航向港外的『三角流』的地帶中。三注水流從三個不同的方向衝過來，把漁船捕捉在一交叉點上，船古怪地偏斜了，黑色的帆煽向黑色的海水。我們繼續航到一個黑暗的圈中，但得等待第二天，第

二天的日午會有一丈多長的大鯊魚跟漲潮闖進我們的網裏來。

我們兩個年青的船夫，解下小漁艇，飄到更深的海裏去。漸漸地我們看不見一隻漁船了，甚至我們自己的船，雖然渾圓的大太陽已經從東方的海平綫上升出來。海水激激於天光之下。

我們在一個海島的近傍尋着了『暗港。』我們決定趁着漲潮的時候把艇子搖回去，而在黃昏時節再把船駛出海來。

而且當日頭把拖長在海水上的影子收斂起來的時候，我們想，會有一丈多長的大鯊魚跟漲潮闖進我們的網裏來。

一陣尖銳的爆烈的聲音從海上響了起來。

這是遠處的槍聲，但那裏來的槍聲？

兩艘鬼子兵艦像兩頭巨大的野獸似地停泊在港外。一點動靜也沒有。但那裏來的槍聲？又是緊接的一陣，漸漸地迫近了的聲音。

『海賊，怕又是海賊了！』我對我的夥伴說。

『不，看樣子海關巡船又跟台灣走私的開火了。』

但槍聲越來越迫近，一陣緊接着一陣，而且有一顆槍彈在我們的漁艇上開了木屑的花。

一隻帆船從遠處疾駛過來，緊接着又是一陣槍聲。

我們操起櫓和雙槳來，拚盡全身的氣力向港裏搖回來，想掙脫死力綫的圈。但漁艇却沒有叫人放心的速度。槍聲沒有了，我們還在心悸，爲的是怕給一顆子彈射死在海面上。

我們頹然地在把空的船載着空的漁簍駛回來，我們低垂着頭，槌着胸，眼睛裏失淨了希望的光。

許多漁船也像我們一樣，像一頭被追逐的疲乏了的野獸那麼顛躓地駛回來。

許多船沒有同來的消息，使我們知道那些追擊的槍聲是什麼意思。

這樣，日子一天天地挨過去，我們生活的王國在我們這一代變成死亡的領土了。儘管在魚汛的季節裏，東南風依然吹拂着，潮水衝激在岩石上，沙汀上，又拖着白色的濺沫退回去，但我們的船已經久未出海了，我們也飢餓了。拖着軟癱的腿在海濱上走，像一條在沙灘上尋覓死魚的小狗。

我們成千成萬的戶口用同樣的一條心在等待着，但日子一天天地挨過去了，我們嘆息：

『幹嗎賑濟的人老不來呀！』

冬天又來了，冬天是寒冷的季節。前屈明着茅舍的頭頂，我們的茅舍是父親們用蘆蒿和菅芒搭造起來的，我們也覺得寒冷了。我們的父親仍然裹在棉襖裏，但就是嚴寒的夜也沒有了酒。

我們只靠這個海才活得下去，但說要來的人一天天地過去了，却還沒有一個

影子。

等賑濟的人來的時候，我們却知道：已經不能再靠這個海過活了。我們不能再出海去，鬼子兵艦上的槍彈要穿過我們的胸膛，人死了把船也毀了。我們不能到內港去捕魚，正像從前人們不能到我們的海上來捕魚一樣。我們除了把舵，撒網和搖櫓以外，什麼都是生疏的。但他們却說要我們到深山裏去，那裏有荒蕪的田園待我們去開墾，只要去，便沒有什麼困難也沒有什麼租稅。

我們先是憤怒了，這廣漠的海原是我們的，祖宗給留下來的，我們還記得把她完整地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是靠她才活過來的，而且還要靠她活下去。雖然日子也一天天地壞下去了，我們曾在海上發現馬達拖着的漁船，無顧忌地在港外橫衝直撞，在船尾拖着飄帶似的長長的水脈。但這廣漠的海原是我們的，憑我們古老的船作證。

那還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另一個島陷落了。那島上的居民被姦淫殺害，他們的

船和茅舍被毀在烽烟中，他們的海也容不了他們的船了。

我們仰起脖子望望天，天是明媚的。我們想向大海呼嘯，海是無涯埃的，每勺海水全飽和着我們的悲哀，潮汐咽不住了太息。我們中的三千人已經拋棄了他們的船，又把槳、舵和土瓶深埋在祖宗留下來的土地裏，無限悵惘地到深山裏去了。

但我們還是回到自己的船上來，步子顛躑着，像暴風雨海上的桅桿似地。

毛細的小夜雨連綿着，沾沾的霧氣黑幔似地從彼岸捲了起來，籠罩着綜錯的港灣。我們那沒有燈的船在平靜的內港上滑行着。

『操心點，這水路是生的。』我俯臥在船首，當心着插在水面上的竹桿。低低地喊了舵邊上的夥伴。

『天黑得這麼快呵！』

『越進來竹桿子越多，也越模糊了。』『觸了暗礁！覆了船，還得吃官司。』自語似的聲音。

「觸了暗礁。準得賠上媳婦子。」

「嘿……」

漸漸有葦草裙裾似地拂過船舷了。

「走錯了路。」

「架起帆回去吧！」

遠處閃爍着一星星的篝火。一隻海鷗撲着矯健的翅膀從草叢中掠過去。港水在漲着了。

「拋下去看看吧。這裏有楊枝魚和牛尾。」

輕撒的網沉沒在水裏，沒有一點聲音。一片希望留在浮着氣泡的水面；但網一次次比一次地沉重了，只看見小銀魚黏在網底，一蹶身又從稀疏的網孔裏掙出去了，浸到水裏去也沒有一點聲音。

希望的魚簍依然是空空的。

我們的船偷着，每一個夜色的黑暗出沒在靜靜的內港上，黑色的霧籠罩着的水上。我們的船有時滾了一身的泥土，我們的船太大也太笨重了。有時候，我們會在茫茫的黑夜裏網到了我們的希望，但我們還依然飢餓着。正像一隻指南針永遠指着南北的方向，我們很快地又回到原有的飢餓的途上了。

守着船，守着網，我們擦破了眼睛在等待着春天重新飄到大海上去的一天！

海是憂鬱的，薄夜的海上映着微微的青色。

五月還有着濃烈的春的氣息。山頂的巖石蝕着青苔，草地上盛開着鮮紅的杜鵑，海鷗在海上啁啾着，紅色的小楓葉似的腳爪抓着浪花在海上踟躕地飛掠着。應該是黃花魚上市的季节了。但在島的邊緣上却還麇集着樹林一樣的沉默的桅桿，漁船像一條條大的蟲豸似地躺在沙灘上。

五月裏的日子更困頓起來了。

我們做着海上的夢：海在憩息着，西斜的月亮在水波上映出銀色，我們的船航到一個深圓的圈中，我們有一世界的海水。我們看見大艙中的豐收，那些水族雖然離開了海水，扁圓的嘴却還無休止地喋噏着，在靜寂的海上做出了瑣碎的一片聲響。便倚着桅桿上坐下，啞啞地吸着煙袋。是誰，支着頤在傾聽海的聲音。我們挑着兩大簍鮮美的魚到行裏去，那一條湫隘的街爲我們擠得熱鬧了？回家的路上，我們笑着。數着腰裏的錢。

沒有了夢，正像一隻指南針永遠指着南北的方向，五月的我們仍然回到原有的飢餓的路上了。

靠在這東海濱上，我們的島是美麗也是富饒的。五月來了，一支烽烟却從島上燃了起來，而且像野火一樣地捲了過去。捲了過去，我們的島也陷落了。

我們像馴良的羔羊似的被屠殺着了，我們的茅舍有的被焚燒，連我們的船隻也被毀在烽烟中。我們捲起血紅的雙眼望望海，海是憂鬱的，憂鬱的展開到無垠的

天涯，忍不住血的仇恨似地。

我們是從死亡的火堆中逃出來的人，茅舍仍然卑鄙似地站立在海濱上，在海濱上，依然麤集着樹林一樣的沉默的桅桿，我們的漁船依然像一條條大的蟲豸似地躺在沙灘上。

.....

父親是更加衰老了，我們看見坐在陽光下的父親的臉有着像醃過了的芥菜的菜色，海上的風霜更深地刻在父親的臉上。那一隻枯渴的眼睛映出無底的空洞，時常對着五月的海嗟嘆。

五月，數不清的漁船又像鯽魚似地絡繹出港了，只少去了我們的船。我們的父親是完全衰老了，他老是坐在茅檐下，支着頤，默默地，看着那一隻隻起了鐵錨航到烟水上去的五月的船。

他打下了一架飛機

祖國秋天的天空像鋼鐵一樣地蔚藍。

他俯視着大地，城市的近郊被炸燬了；他知道人是怎樣被炸傷着，流着血，咬緊牙根死去。待再迴視一下蔚藍天空的時候，他已經是孤單的戰鬥單位了。雖然在祈戰死的決心中，他擊落敵機一架，但只要是爲着正義的祖國，一個人的名字是一點也不重要的。然而，一個爲侵略爲殘殺而來的人，即使已經卑屈地逃逸，已經卑屈地燒死，或已經在『武士道』的矛盾中被俘，他的名字顯然更不重要。

這是一個朗晴的早晨，天空裏沒有一絲雲影。在高山環抱中的山城，從掩映的綠叢中，東西兩座古銅色的塔露出崢嶸的塔尖，一切是恬靜的。

推開了窗，淒戾的不平的汽笛突然尖吼起來了，它暗示着一次殘殺的到來，接

着，全市響澈了警鐘的聲音。這深埋在後方的美麗的山城立即在混亂中安排了一種嚴謹的秩序。如水的車馬遮斷了人行，穿過城門，在村道上揚起了漫天的塵灰，遮住風沙像一樣飄忽的避難人羣。人性與獸性戰爭中的災難是人類理解以外的事實。

十架以上爲防禦而戰的驅逐機結集起飛，朝尋常的航路搜索前進。另外三架從大地的胸上撲着雙翼，高仰着引擎，迎着眩耀的陽光隱身到稀薄的氣層中去了。這是警戒市空的後衛軍。

背着搜索飛機的方向，從東南角，浩大的轟轟聲向美麗的山城直撲過來。九架『雙頭鷹』翅翼上的紅點污辱了祖國蔚藍的天空。

這是慘酷的瞬間。地上的城市像一個碩大無朋的巨蟒，茫然地伸展在路旁，茫然地接受從天空撒下無節制的仇恨的種子。磨着牙白讓炸彈在它的週身爆裂，穿孔，而且支離，它吞噬着自己的尾巴，沒有一點洩露的聲息，而眼睛也是燃着仇恨的

伸着腰，茫然地躺在路旁。

淫虐的轟炸過去了。在地面上，火血在跳蕩着。

他抓着機槍的把手，塞住油門，俯衝到鏖戰的重圍內。在敗退着的敵機隊中，那數不清的機槍的火舌在吐射着，把他交叉地捕捉在一個焦點上。嗖嗖的彈音響在他的耳邊，在他的眉睫上。

他迴視一下蔚藍天空的時候，領隊機上的信號暗示給他一個引退的命令。他緊抓住機槍的把手，讓憤怒的火流大口地吐出去。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座機，打穿了他的皮衣。他迴視一下，遠去了的領隊機又給他一個危險的暗示，更緊地抓住機槍的把手：『好！讓我再支持一分鐘。』第二顆子彈再打穿了他的座機，擦過他的皮靴：『再支持一秒鐘！』他從描準器開了血炎的眼睛，他已經是孤單的戰鬥單位了。在一個『側旋』的動作裏，他又看見負傷的大地，和平的城郊被炸燬了，他知道人類是怎樣被炸傷着，流着血，咬緊牙根死去。九架『雙頭鷹』開始結集退去，

挺起了上身，縮着脖子，『支持到底！討回來中國人的生命！』於是開足油門，撲擊着鋼鐵的翼衝過去，咬着最後一架的尾巴，機身搖擺着，陽光在稀薄的氣層中做成無數金色的小星點，飛舞在他的眼睛裏。彈烟是成朵的白色小花，機前的槍火和敵機尾巴上的槍火對流着，交織着，槍把在旋轉着，『五十萬元的轟炸機，一同燒掉吧！』但却給躲開了，機身搖擺在最危險的射擊圈中，他緊張着肌肉，拉着機身翻了一個斜斗，仍然從後邊佔優勢的咬着敵人的尾巴。

像兩團戰鬥的火球在祖國的上空翻滾着，摔着角，從城市的上空扭鬥過去，山脈和河流在下面流退着。在祈戰死的決心中，終於在狗街子上空跟敵人更兇狠地鏖戰起來了。

槍火再度發射出來，一發，兩發……十發，十一發，十二……突然槍膛發生障礙，子彈梗在膛口上，他意識到無謂的犧牲了，於是急遽地旋轉了機身脫離開去。一種爆炸的焦灼的聲音，使他回轉臉去看，出於意料地，一把血色的火展開在那碩大

的機身上，它遮去了羽翼上醜惡的紅點，遮去了六條罪惡的化身的生命。卑鄙得像一隻被射落的鷺鳥，在一道黑色濃烟中開始『尾旋。』他看一下他的百孔千瘡的座機，『起來吧，再扔一隻炸彈呀！』

他打下一架飛機，太陽牌的，但他的和我生擒的敵人的名字一樣地並不重要。

歸客與鳥

我想念着點點的沙鷗低翔在海面上，紅色的蹣跚抓碎了浪花的頭，抓碎了大海的胸，像白色蝶，撲向墨綠的花間，輕盈得令人眩目，疑是也曾迷失過漁舟的方向。待水星的點滴濺濕了翅膀，濺濕了羽毛，翹端那兒一滴海水墜着，不禁有一絲微弱的冷顫；於是在船舷上，在桅桿上遂看見那些美麗的小生命，蹣跚着一節透紅的腳趾，藏首在磁色的羽翎間，以一隻麻樣纖細的腳支着豐潤的身子，不偏不欹地危立着，作片刻的憩息。音的小靈魂遂向旅人的心裏翩翻。

海水飽和着旅人的鄉思和旅愁，許多過去和未來的人們的，年老的人扶着白色的船欄在追尋舊日的夢。記起年輕的時候是怎樣地被賤賣着，怎樣地被囚在蠻荒的海島上，赤着身子忍耐長年的苦役；睡在旅行床上的孩子夢見船在平靜的海

上沉沒了，沒有一點恐怖的聲音，他們向海底的水族廬去，彷彿身上長出了無數的鱗片……而那桅桿上的海鳥，却又淡漠地撲着雙翅飛起，儘在船舷那兒盤旋着了。

舊日的夢，那些是不值得追尋的，我作過孩子們綺麗的夢，曾經一伸手便撈到了海底的珠寶，或是一瞬眼看見水晶的宮殿，先是多麼驚異，然後又是多麼虔誠地朝拜。然而這些年月以來，我只愛讀夢一般朦朧的詩句，而從來未曾在夢裏徘徊過一些時候。我只有沉思。

游子的手邊有一封遠方家人的來信，永遠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比方是寫着母親因為懷念會獨自跑到碼頭上呆立半天，或是曾在靜靜的夜裏暗自垂淚，在冗長的信末也總傳達一些弟弟們的希望，那是說，一支笛子或是一盒糖。

爲的是實現孩子們的夢，挾着一份單薄的行李以外，手裏還提着一隻鳥籠，我跳上了飄海的船。

船上，我只有沉思和幻想。

從甲板的這邊到甲板的那邊，我沉在一種幼稚的陰謀裏了。我想使那美麗的小生命生活在私有的鳥籠裏。

在雙手撲過去之前，該給她的智慧上了枷鎖。我輕輕地躡過去，她不飛，我偷偷地看着她，她也不飛。

那是一隻比白頭鷺還高潔的海鳥，有兩隻晶亮的眼睛，一抹黛綠的絨毛便嵌在眼睛的邊緣上。在覺察了一種詭計的暗襲時，會在那白色鐵欄上徘徊兩步，便又停了，沒有明白過窺伺者的陰險似地。

終古在渺茫的海洋中翱翔，慣常在歸客的船上作憩息，一些詭計在晶潔的靈魂裏是映不出一點陰影來的。她用不着驚慌，悠然地拍兩下翅膀，然後平張着兩翅向海面深深地降落下去。

我想起怎樣地爬到松樹上去拆古老的麻雀窠了。

『我也曾經是個坐船的人。』

以後我這麼低低地唸着，然而我想念着低翔在海面上的沙鷗。

嶺

——滇緬路上一個未來的英雄

從東部的海角到西部的山地來，我們離家太遠了。我走在街上，偶然聽見一聲稔熟的鄉音，急忙背過臉去，兩襲草綠色的工裝從眼角掠過了。我完全明白這一聲稔熟的鄉音的來歷。可是我不認識那兩個新近回國効勞的僑胞是無疑的事，世界是那麼大，我認識的人是不會到這裏來的。

我再背過臉去，那兩襲草綠色的工裝已經走遠了，我看見他們從街心跳到人行道上，那麼快活地揮動着胳膊的樣子，使我感覺到一陣新的戰慄。

然而到了舉行同鄉會成立大會的那一天，我大大地不快了。即使是跑到更陌生的異地，生活裏邊有着更多的不便，同鄉會或者『××會館』的創立，始終是表

示着低級的鄉土觀念。我們不必固執着自己的籍貫，但是我們是中國人。簡簡單單就是一個中國人。

我低着頭，雙手捧着溫熱的茶杯。一列長桌上坐着二十多個人，於是我聽見更多的熟稔的鄉音了。當然，我在想着一些別的事情，從開始，我便是低垂着頭，甚至不說一句話。

主席是屬於多愁善感的一個典型的，在闡明開會宗旨的簡短的話語中，夾雜着一大堆傷往的回憶。他的『不但我們的家鄉時時在被威脅着，而且沿海的兩個島嶼是失去了，』不知道反複了多少遍，使我很快地厭惡起來，兩個島嶼失去了，失去了，誰都明白；至多說一遍夠了，何用那一點無助的戀戀之情？

我的厭惡又很快地這樣歸納起來：我以為，即使家鄉不被威脅，一部份的土地並未失去，這些人，想起自己是離家太遠了，不見得就放棄鄉土觀念，不把同鄉會組織起來；而我也還是被邀入，礙於人情地擠在這二十多人的會席中。

我被一個聲音引起好奇，那聲音我彷彿在什麼地方聽見過；於是不覺抬起臉向長桌的另一端望過去，兩襲草綠色的工裝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是兩個祖國的青年，最近才由南洋羣島回來的，參加在我們的集會中了。根據那兩隻黧黑的臉，眼睛深嵌進去，鼻梁是低低的，和那一排鑲得極不平整的金門牙，我知道，他們大概是在南洋生長的，而回到祖國來是第一次。或者，說不定是兩個混血兒，那就是說，父親是福建的商人，母親是「番婆」。

兩天前，我剛在日報上看見一段興奮的消息，說是又有一批華僑青年回國了，他們都是專門的技術人才，願意爲祖國効勞。現在我居然在這會席上遇到了這一批青年中的兩個，穿着嶄新的草綠色工裝。

我有了一個好奇的感覺：我所知道的南洋僑胞雖然每次祖國遇到災難的時候都極願捐輸；可是把自己的兒女送到祖國的戰場上來這不是第一次嗎？南洋的富商在購買大數目的救國公債以外，大概會覺得捐出一個兒子是過分了的。而在

一個勞動的僑胞，一個成年的兒子是絕好的幫手。這一批批回來赴戰的青年又全是技術的人才，有的是電機匠，有的是測繪師，一個很大的比例還是汽車夫，在南洋，是絕對不會失業的。那末，即使他們本身願意放棄職業，他們的父母，或者他們的妻子不見得也會同意吧！

我的注意力被這好奇的感覺支配着了。

一隻傍座伸出來的手拖動我的衣角，我怔了一下，二十多個人的眼睛全落在我的身上。我立刻知道那是怎樣一回事，臉紅着，站起身來唸出自己的名字。

我坐下來。傍座的人接着也站起來，介紹自己。

一樣，一個個地接續下去。輪到了穿着那草綠色工裝的人時，我看見他遲鈍似地站起來，說：

『嚇！從新加坡回來的！』

舉座笑了起來。說話的人可並不笑，他用那新鮮得彷彿帶着腥氣的眼睛掃射

了在座的人，像是在等待笑聲靜下去時再接下去說似的。

『我就叫做嚇！從新加坡回來的，回來給中國開汽車……嚇！就只會開汽車！』

舉座又笑了起來。我也伏在茶杯上笑了起來。

難道一個人的名字是那麽隨便的嗎？一個人，尤其是生長在殖民地上的一個僑胞，他的名字要登記在警察所裏。上學的時候，也得向教員，在一切小同學的面前，告訴自己的名字。而在遷移或者留居的時候，他的名字要用兩種文字寫在護照上。這不應該就是一個人的名字。或者這是他的乳名，我想。

然而到了散會以後聚餐的時候，我發現『嚇』和他的朋友不見了，我想他們會立刻回來的，便在自己的身邊替他們留下了空的座位。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過去了，『嚇』先回來，我招待他在身邊的座位上坐下。我問他剛才到那裏去了，回來想不到他却伸出一隻胳膊來圍着我的頸，完全像一個五歲的孩子似地，差不多像是在咬着我的耳朵，用輕微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對我說了：

『嚇！真對不住哪，我去偷吸了一枝烟。嚇！在新加坡，一天便要吸二十枝。今天才吸第七枝。嚇！……』

『嚇！你回來給中國開汽車便不該吸烟。』我覺得要這麼說才好，於是便說了。想不到這句話使他震慄起來，他用那新鮮得彷彿帶着腥氣的眼睛盯着我，圍在我的頸子上的胳膊搖着我，急促地問：

『你說，嚇！在軍隊裏不可以吸烟嗎？』

『我不大知道。』

這時，飯菜都端上來了，大家開始在忙碌。那隻圍在我的頸上的胳膊才抽了回去。我的話使他變得認真，也變得不安。他拿了一張白紙在擦自己的盤，但他顯然他是無心於自己手中的動作的，時常背轉半隻臉過來，咬着嘴唇，打算再說一些什麼似地。

我禁不住也轉過臉去看他，於是他又說了：

『嚇！吸得少一點不要緊吧？』

『我想對從南洋跑回來的僑胞，長官會比較優待的。但是，一上戰區，卽使可以吸烟，香烟也太貴了。』

『嚇！這個不要緊，不要緊。』差不多跳起來了。

『爲什麼？』

『嚇！家裏給嚇寄錢來，叻紙值四塊錢！』

『有些地方，有錢也買不到香烟。』

『陝北買得到嗎？嚇！到陝北去。』

我給『嚇』嚇了一跳，到陝北去？憑什麼到陝北去？那一件草綠色的工裝嗎？就是說買皮衣皮靴罷，南方人是活不慣的，冰天雪地，到了陝北也凍掉了鼻子。我沒有回答，只埋着頭，划着盤裏的一層薄薄的飯。

『嚇，嚇！到陝北去。』聲音裏洋溢着勝利似的微笑。

『你們都打算到陝北去嗎？陝北太冷了。』

『不怕冷，嚇，帶了洋參還帶着砒霜。』他很快地吞着盃裏的飯，突然把手裏的盃放下來，擔憂似地接下去說：『糟了，吃過飯總要抽一枝烟。嚇，爲什麼不把剛才的一枝留在飯後抽呢？嚇，真該死。』

二十多個人同時在吃飯是會有一點聲音的，但是他的說話到底被人聽到了，於是另外一個聲音說：

『嚇！想抽烟嗎？』那個是頑皮的，擺出奇詭的鬼臉。這個却爲這句話怔了一回，但很快便害羞地低下頭去，彎下腰去，自暴自棄似地跟着笑起來。

在羞澀的笑聲中夾雜着『嚇，嚇，嚇。』

在座的人又全都哄笑了，眼睛集中在這個大孩子的身上。嚇！用手在拍着自己的頭。

我，雖然年紀比『嚇』小得多，却彷彿成爲他的保護者，由於他自己的窘迫，我

覺得那些集中在他身上的眼睛簡直是在增加我的侷促了。

『嚇！從新加坡回來的嚇，嚇！到陝北去。』我解嘲似地說。我原只想動一動嘴唇，說一些旁人聽不見的話。

『嚇！到陝北去嗎？』

『從新加坡到陝北，從熱帶到寒帶』

『嚇！偉大！』

『我們請他，嚇，在吃飯以後報告一些關於這次回國的經過，好不好？』終於有人這樣提出了。這提議獲得了廣大的掌聲。二十多個人除了『嚇』差不多狂叫起來，他却一直就低下頭去，彎下腰去，掩着臉低低地笑着，沒有一點聲音。他似乎是吃完了。

不待所有的人都放下盤來，他被迫着站起身了。他的動作，知道他是一個汽車大的人，會以爲是遲鈍的。他仍然用那新鮮得彷彿帶着腥氣的眼睛掃射了在座的

人，咬着嘴唇，吞吞吐吐地說起來。

『嚇，是從新加坡回來的！不是嚇一個人，中國在跟日本打仗，我們要回來給中國開汽車，開重的汽車！嚇，是開汽車的。……父親說，嚇，活二十七年還沒有回來過，要回來也看不見自己的家鄉，便不給放回來。父親不說，嚇，中國人回到中國去……母親，不是中國人，她說，嚇，給中國開汽車，沒有錢，給新加坡開汽車，才應該。母親不說，嚇，中國人回到中國去，才應該。……嚇，嚇，回來了，到陝北去！』

他的報告結束在這裏，那雙新鮮的眼睛再掃射了在座的人，然後把眼黑翻上去，在想着，顯然地他在想着下面的話。但是他終於想不出來，現着懊喪，搖搖腦袋，坐下去。

哄然的笑聲又起來了。哄然的掌聲又起來了。

他只好接下去說：

『嚇，回來了。雖然看不見自己的家鄉，但是這裏跟家鄉，嚇，是一樣的？到底同樣

是中國地方，是不是嚇，很高興。打完了仗，把重的汽車開回家鄉去……」

我的腦中立刻浮起失去了的家鄉的面影，我彷彿看見一個穿着草綠色工裝的汽車夫把一輛滿載的載重汽車開向南方的家鄉，荒廢了的家鄉。

在濃烈的趣味中結束了成立大會的時候，我跟他站在一起，倚在兩根庭柱上，我們私談了起來。

我們談的是中國人和中國的敵人。我說，到了現在要是誰再買仇貨，誰就是漢奸。他說了：

『嚇，新加坡的中國人也不買仇貨！嚇要是買了，叫人拿刀子割掉耳朵。嚇，中國人！』

這樣談着，談着，人漸漸地散去了。我想起應該走開，想就這樣跟他分手。我對他說，『走吧！』他突然舉起一隻手來抓着自己的頭髮，新鮮得彷彿帶着腥氣的眼睛直望着我，又突然跳起來，拖着我的手，他已經從袋子裏摸出了一盒二十支裝的老

刀牌放在我的手裏。

『嚇！以後不抽烟了。這些老刀牌你拿去吧……你說，嚇，要給中國開汽車是不該吸烟的。嚇，怕長官不給吸烟的開汽車。以後不抽烟了。』

一盒二十支裝的老刀牌握在我的手裏，我是不會抽烟的，我要送還他，他却跳開了。他好像要跟我捉迷藏似地，躲在一隻屋隅上，拉長着一個怪臉，舌尖舐着嘴唇，那雙新鮮的眼睛彷彿更加新鮮了。

我答應收下他的老刀牌，他才又回到我的面前，他的動作顯然靈活一些了；剛才在會席上，他的動作，知道他是一個汽車夫的人，會以為是遲鈍的。

我們分手的時候，他說，過幾天他們就要受軍事訓練了，也許是兩星期以後便可以開到戰地上去。我却對他的話起了疑問，這樣白癡似的人可以參加訓練嗎？參加了訓練又會有什麼結果呢？我記得在步兵操典中，單是一個立正的姿勢已經頗為困難了。

可是，這以後的一天，我偶然散步到郊外去，我在一個青草的操場上看見了一排草綠色的工裝，那一隻隻的臉全是屬於南方型的。一雙分外給人新鮮感覺的，新鮮得彷彿帶着腥氣似的眼睛我看見了，他的面孔是莊重的，他操練得跟其他的人一樣整齊，一樣純熟。他就是『嚇！』

草綠色的工裝上還釘着一張符號，我不知道那符號上是不是寫着一個『嚇』字。但是按照他自己的發音，我寫這個『嚇』字應該不會錯。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槓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

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三四五集各書均已出版。書均已出版。第六集自二十九年三月起陸續出版。

第

一

集

路	故事新編	神·鬼·人	八駿圖	團圓	雀鼠集	珠落集	南行記	羊	飯餘集	分	短劍集	黃昏之獻	雷雨	以身作則	魚目集
茅盾	魯迅	巴金	沈從文	張天翼	魯彥	靳以	艾蕪	蕭軍	吳組緄	何穀天	鄭振鐸	麗尼	曹禺	李健吾	卞之琳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文藝論文集	散文集	四幕悲劇	三幕喜劇	詩集

第

二

集

秋	江	土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鏽砂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荻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良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矣午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散文集	散文集	散文集	散文集	戲劇集	詩集

第三集

運河	日出	咀華集	銀狐集	橋	綠葉底故事	印象感想回憶	髮的故事	小巫集	達生篇	黃沙	春風	夜景	曼陀羅集	栗子	星
詩集	曹禺劇本	劉西渭批評集	李廣田散文集	悄吟散文集	蕭軍散文集	茅盾散文集	巴金短篇小說集	奚如短篇小說集	萬迪鶴短篇小說集	靳以短篇小說集	張天翼短篇小說集	艾蕪短篇小說集	陳白塵短篇小說集	蕭乾短篇小說集	葉紫長篇小說

第四集

野花與箭	新學究	廢郵存底	白夜	崇高的母性	旅人的心	夜記	嚇美國嗎	長生塔	長江上	夜工	小魏的江山	里門拾記	航線	山徑	煙苗季
胡風詩集	李健吾劇本	沈從文書信集	麗尼散文集	黎烈文散文集	魯彥散文集	魯迅散文集	尹庚報告文學	巴金童話集	荒煤短篇小說集	蔣牧良短篇小說集	陳白塵短篇小說集	蘆焚短篇小說集	沙汀短篇小說集	白文短篇小說集	周文長篇小說

第五集

夢之谷	蕭乾	長篇小說
砂丁	巴金	中篇小說
憎恨	端木蕻良	短篇小說集
苦難	沙汀	短篇小說集
牛車上	蕭紅	短篇小說集
鹽的故事	寒先艾	短篇小說集
生人妻	羅淑	短篇小說集
野鳥集	蘆焚	短篇小說集
遠天的冰雪	靳以	短篇小說集
竹刀	陸蠡	散文
草原上	劉白羽	短篇小說集
兒童節	羅洪	短篇小說集
十月十五日	蕭軍	散文
原野	曹禺	劇本
無題草	曹葆華	詩集
刻意集	何其芳	散文

第六集

隨糧代徵	白芸窗	長篇小說
遭遇	金魁	中篇小說
秘密的故事	舒羣	中篇小說
利娜	巴金	中篇小說
使命	李健吾	短篇小說集
荒三月天	田濤	短篇小說集
魚汎	屈曲夫	短篇小說集
貝殼	宋槌	短篇小說集
夏蟲集	莊瑞源	散文
霧及其它	繆崇羣	散文
囚綠記	靳以	散文
投影集	陸蠡	散文
投影集	唐叟	雜文
沉淵	林柯	戲劇
木廠	鄒荻帆	詩集
江南曲	王統照	詩集

有版權

實價四角

貝殼

莊瑞源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山路慈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遺遇	隨糧代徵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宋機	屈曲夫	田濤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白芸窗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瑩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442115

